

怒剑长啸

关朔查良

著



目 录

第 一 回	遭灾涉 全妻小	通命沧州府 英雄出塞外	 (1)
第 二 回	蒙面客 肖老五	仗义惩顽劣 避祸再迁家	 (17)
第 三 回	两亲家 一家人	各怀心腹事 苦在不言中	 (35)
第 四 回	授武功 玩赌博	肖父苦教子 肖贵失欢家	 (52)
第 五 回	求财运 贩羊毛	巧念生意经 中途遇强人	 (68)
第 六 回	请财神 走京师	如玉作人质 二王失消息	 (86)
第 七 回	弄手脚 查真相	王家吞利润 刘玉暗中行	 (105)
第 八 回	作乞丐 别恩师	晕倒荒郊路 只身闯妓院	 (124)
第 九 回	救民女 订姻亲	肖贵显身手 侯家深谋算	 (141)
第 十 回	乘战乱 观庙会	冒险倒粮食 娇女识俊杰	 (159)

第 十 一 回	念娘亲 游子归故里 起歹意 王家独吞财	(174)
第 十 二 回	惩兵痞 肖家卫乡民 为争财 刘玉访侠士	(193)
第 十 三 回	如玉女 拳打众泼皮 蒙面人 夜闹王家院	(211)
第 十 四 回	王掌柜 遭祸双出殡 烂天寿 两吃死人糕	(228)
第 十 五 回	告恶状 咬牙行贿赂 求和解 托情“小白鞋”	(249)
第 十 六 回	痴王三 再做官司梦 苦如玉 几度失恋心	(264)
第 十 七 回	悬重赏 八面访刺客 通消息 二杰会武功	(283)
第 十 八 回	遵父命 隆庄探挚友 诉衷肠 旅店订终身	(302)
第 十 九 回	因误会 王如玉出走 遭报复 侯家院遇劫	(320)
第 二 十 回	除恶魔 肖贵杀四虎 仗侠义 马清诛奸邪	(339)
第二十一回	巧中巧 意外逢情侣 糟中糟 王姓闹分家	(358)
第二十二回	争财战 横尸长城下 斗恶徒 鸳鸯双毙命	(377)
尾 声		(392)
后 记		(393)

第 一 回 遭灾涝 遁命沧州府 全妻小 英雄出塞外

北风怒号。

清晨，一队人马匆匆向西南行进，为首者名叫张占魁，人称“小状元”，乃是本地第一条好汉。其人状貌强悍，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，甚是英武。眼下阴云密布、天色昏暗，前方朦朦胧胧，看不甚远，这张占魁不免心上焦急，便下令加速前进。

忽听对面蹄声得得，接着一声长嘶：隐约只见一人一骑，飞奔而至。

“什么人？”张占魁喝道：“不站住就开枪！”

“我是抚民同知章同磨下马警哨官傅锦祥，”来人勒住马，慌忙答道：“奉同知调遣，来跟义军讲和……”

“若真心求和也可以，嘿，只怕你们是缓兵之计！给我拿下，交军师处置！”

那军师王虎臣，却是个三十来岁的白面书生。他向张占魁道：“交兵不斩来使——倘若他们使诈，再处置不晚。”

于是众义军继续行进。这时天色更暗，竟飘起了雪花。正走时，忽听迎面“通、通、通”巨响，张占魁右侧一名义军马兵应声而倒。

“散开！抢占左面山梁！”

张占魁大喝一声后，又命将傅锦祥绑倒马前，大怒道：

“既是讲和，为何出击？来，给我砍了！”

随即一名义兵手起刀落，那傅锦祥登时身首异处、血溅当场。

在对面枪声巨响中，义军已抢占了东边的吉庆梁高地，居高临下，奋力还击。这时天色明亮了少许，从高处望去，能看清小河对面是敌人的抬枪队：那抬枪又长又大，俩人抬着，一人瞄准点火。虽然奇笨奇重，威力却不小，在抬枪隆隆射击下，义军阵地上铁沙横飞，已有数人伤亡。跟着，敌人马军又已由左右两翼包抄上来，俨然是正规战法。

情势虽然危急，义军士气不减。一时，自动将阵地围成半圆形，抗击三面敌人，相持了好大一阵。

因面对敌军优势兵力，被动防守不是办法，张占魁与王虎臣商量了几句，便遣武万义头领率步队神射手，专打敌人抬枪队，赵有禄头领率马队出击，对付敌人马兵，杀出去再迂回敌后。

这番部署果见奇效：不多时那敌军便兵败如山倒，没命地往城里逃。幸好此时大雪纷飞，对面难见人影，总算大部退回城内。却不料没出一个时辰，义军队伍已尾随而至，四面围城强攻。城中守军都是刚逃回来的败兵，惊魂未定，抵抗了不久，那城便被攻破。守军纷纷脱下号衣，混在百姓中藏匿，当官的也各自逃生。那“抚民同知”章同，慌忙逃到一个寡妇家中，藏进一口空棺材里，“提前入殓”了。

这天，正是宣统三年阳历十二月二十三日，距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不到两个半月。

这支义军，本是由几支揭竿造反的“独立队”联合而成。造反早的，已经好几年，如张占魁。晚的，队伍几个月

前刚刚拉起，如武万义。他们这回，是为策应大同起义而举事。

义军进城三天，秋毫无犯。却因清军大队人马必来反扑，众头领正商议对策。结果，议定由张占魁、马有才、赵有禄等头领，率领一路退往永善庄、隆盛庄，另一路由王虎臣、马有功、武万义等带领，南下驰援大同义军。

商议已毕，王虎臣等，便率队出城，顺大路南下，向得胜口进发——这得胜口，是万里长城上一个隘口，就在城南不到十里，由此可通山西大同——眼见这得胜口就要到了。可哪里知道，一出得胜口，便有一场恶战在等待他们。

这长城以北十来里的小城，名唤丰镇。俗话说：“舞台小社会，社会大舞台”，这丰镇地面虽属塞外偏僻去处，却正是本书中若干主人翁日后南来北往、东走西去的舞台中心。从辛亥举义之后，这里再不是风平浪静、死水一潭，无数悲欢喜怒、生离死别，都与这块地面有关。

转眼之间，已是民国三年。

这日在北京天桥，唱戏的、耍把式的、算卦的、相面的、变戏法的、吞刀吐火的，以及看热闹的、走路的，应有尽有。熙熙攘攘，好不繁忙。

在这万人丛中，却来了衣衫破旧的一家四口：走在前面的这个男子，高大魁梧，背上却背了四五岁的小男孩。那男孩乌溜溜一对大眼，十分可爱。他正东瞧西望，对天桥这里的各样东西，都觉得非常新奇。后面一个女的，显然是那男人的妻室，她手拉着另一个儿子，这孩子也不过八九岁光景。

这一家四口找到一块空地，这男人把妻儿安顿在一边，立即在空地上打了个场子。只见他双拳紧抱，绕场一周，大声

喊道：

“各位先生，诸位朋友，兄弟我打沧州老家逃荒而来。本人姓肖，排行老五，从小在家多少会些拳脚。愿借贵方宝地一块，给各位练一练。要练好了，各位老少爷们有钱的帮个钱，没钱的捧捧场，兄弟感谢万分。本人不为别的，只想给孩子挣几个窝头填填肚子。好！现在我就练练！”

说罢，他练了“六合拳”、“八福拳”，又拿起妻子走路柱的棍子练了一趟“齐眉棍”。收式后，紧抱双拳，连连施礼，说道：

“献丑、献丑！请老少爷们海涵！”

看热闹的，有的说练得好，有的说不好。说好的丢给三个铜子。他挺高兴，今几个，一家四口不用再沿门要饭、看眼色陪笑脸了，正弯腰拣钱，却听有人喊道：

“慢着！”

这肖老五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敞胸露怀的壮汉，双手叉腰，走进场来。他后边还有四五个人。中间一位身穿长衫，却系了条腰带，那长衫前襟下摆，撩起来系在腰间，露出里边的黑绸裤子。其余几个穿短衣的，显见得都是打手，有个手里还带着把钢叉。

肖老五连忙抱拳行礼，说道：

“这位大哥有何指教？兄弟如有得罪之处，请大哥高抬贵手！”

说罢，仍弯腰去地上拣钱。谁知那人却顺脚踩住肖老五的头，说道：

“你懂不懂规矩？你可知道，这天桥地面归谁管？”

肖老五一愣，心想：自己确实不懂这儿的规矩，忙说：“这位大哥，我确实什么也不懂。就是为了两个窝头钱，请

您高抬贵手吧！”

这时，肖老五已觉出对方踩在他头上的脚在暗暗使劲，但仍只说：“请高抬贵手。”

那壮汉却道：“要我高抬也可以，从我胯下钻过去，就放你走。要不然，嘿……”

肖老五忍无可忍，暗运丹田之气，直贯颅顶，然后一叫劲，喊一声：

“走！”

只见他把头一甩，那壮汉立即仰面朝天，“乓”的一声，摔倒在地。这家伙出了丑，一骨碌爬起来就要拚命。后面一个打手，怕他吃亏，赶紧向前相帮。

于是，两条大汉一左一右，猛扑上去，拳脚交加。

这肖老五因妻儿都在，怕把事惹大了，叫孩子吃亏。所以，只是左闪右避，并不还手。这两个大汉，一连攻出几招，招招落空，连边也挨不着，心下焦躁起来，下手更狠。

忽见左面那人飞起右脚，要扫他上盘，右边这个却抡左臂，打“贯耳锤”——他认得左边这是“连环腿”，右脚踢完，一翻身便是左腿凌空横扫，占地宽，不好躲。右边这“贯耳锤”虽是虚招，接下来那右手冲拳，却是对方躲哪打哪，也不好避。若不还手，高手也只得后退——可后边就是墙根。

哪知这肖老五仍不还手，只身形一晃，瞬间，就从两条大汉间的窄窄空隙中钻了出去。那使“贯耳锤”的，见他身形晃过，抢上前要打出右手冲拳，当胸却挨了重重的一脚，被踢得眼前直冒金星——原来是自己那位伙伴的“连环腿”，刚好扫到。

俩人脚跟尚未站稳，身后又传来一声：

“请两位大哥高抬贵手！”

一回头，只见肖老五仍然双拳紧抱。

周围看热闹的，见他们欺人太甚，虽愤愤不平，却无人敢出手相助。而那个穿长衫的，只见两名打手降伏不住肖老五，喊了声：

“上！”

立时又上来两个，四人将肖老五围住，只剩那手执三尖叉的，仍站在一旁。

肖老五暗想：今天，看来非动手不行了。登时往外一纵，跳出了圈子。四名打手以为他要跑，赶紧一拥而上。只见肖老五身形一矮，往左一闪，却伸出右腿就地一扫，同时，一手侧展，顺势一拉，一手平伸，轻轻一推——

他这一扫腿，便让一前一后两条大汉撞在一起：前边的，一个“饿狗抢屎”，朝前跌了个满嘴啃泥；后边的，却“四仰八叉”，后脑勺在地上磕得晕头转向。

而这一拉，一名打手便腿脚收束不住，趑趄趑趄冲到墙上、撞晕过去；那一推，另一条大汉便歪向一侧，半滚半翻摔出场子，险些撞翻了旁边一个卦摊。

——刚交手，四名打手便同时放倒，可见这些人连他的徒孙都不如。场外有些人不禁连声叫起“好”来。

那个穿长衫的，气得面皮紫涨，他后面拿钢叉的狗腿子，不待吩咐，便大喊一声，举起钢叉刺向肖老五。肖老五正要白手夺刃，身后却窜上来一个四五岁小男孩，抱住那狗腿子的一隻左手，一时又咬又踢。那人左手被咬得生疼，不禁大怒，举起右手钢叉，便要刺那孩子的眼珠——近处的众人看得清楚，禁不住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！

正这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一只倭瓜，正

中叉杆。那柄钢叉立即脱了手，滴溜溜转着向一侧飞去。正好卦摊边，那名打手刚刚挣扎着站起，却被飞来的钢叉扎中小腿肚，又痛得龇牙咧嘴，惨叫一声，一屁股坐倒在地。

那个“长衫”，见伤了自己手下，不由怒火冲天，顺手便解下腰上缠着的软鞭，一面恨声说道：

“好小子，竟敢伤我徒弟，我看你活腻了！把他老婆孩子拿下，我不信治不了他！”

几个狗腿刚要上去捉拿孩子，却听得场外一声喊：“住手！”

众人转过头去，只见一位身着黑绸衣裤，二十多岁年纪的时髦青年人，从菜摊边几步走来，问道：

“为什么要欺负一个逃荒的？”

“怎么？你想打抱不平？”

“不敢！鄙人没学会打架，只是想问个明白。”

“那你闪开！我要叫他知道点天桥的规矩！”

这“长衫”提起软鞭，就要打肖老五。可年青人伸手就刁住了他的手腕。登时，他整个右手麻木酸疼，像被老虎钳子夹住了一般。他当即明白碰上了硬碴儿。但又不愿当众出丑，只得硬着头皮说道：

“请教阁下尊姓大名？”

“这容易”，年轻人一招手，外边就走过来一个中年人，戴一副金丝眼镜，文绉绉问道：

“少爷有何吩咐？”

“给他看看名片，省得罗嗦。”

几个流氓一见那名片，“啊”了一声，立即点头哈腰，唯唯诺诺溜走了。

肖老五这才走来，对年轻人一拱手道：

“感谢先生搭救小儿！”

原来肖老五早已看清，刚才那只倭瓜，正是年轻人从菜摊上顺手抓住，投过来的。这时，他那小儿子抱着他的腿，从他身后探出头来，用一对大大的黑眼珠望着年轻人，大胆地说：

“谢谢大叔！”

那青年人笑道：“小事一段，不足挂齿——可这孩子真够胆大的。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肖贵。我哥叫肖荣，他比我还胆大。不过我爹不说话，他不敢过来。”

这小肖贵几句话，说得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。这青年又对肖老五笑道：

“大哥确实好身手！要放开打，您空手对付他们十个八个都行……”

肖老五谦逊道：“您说哪的话！我这都是些入门功夫罢了……”

“哎，家父常跟我说：入门功夫最难学、最难使，使好了更胜过那些秘法绝招。您刚才那借力打人的招数，虽说简单至极，可使得分毫不差，恰到好处，实在难得。今儿能亲眼看到，真令小弟大开眼界！”

接着又道：“不过，我劝大哥一句：京城是非之地，不可久留。我知道沧州遭了灾涝，可是您能往西去：俗话说‘康保、隆盛庄，逃荒好地方’，您往那边谋生最好。”

说罢，叫人拿过十块现大洋、一张名片。

“这点钱您拿上另花。名片兴许用得着。到哪儿，凡有认识我的，您给他看看，多少能照应点儿。”

说罢，拱拱手，坐上洋车走了。肖老五接过名片却不识

字，让妻子收起后，还在埋怨自己连恩人姓名都没问清。

原来这年轻人名叫黑风，和肖家父子一样，也是祖籍沧州的回民。沧州本是武术之乡，回族中习武者尤其多。其父黑云押镖经商起家，武艺超群。黑风受父亲指点，武功也不凡。他父亲走蒙古地，贩卖牲畜、皮毛、药材，如今家资万贯，分号遍及天津、北京、张家口、归绥等地。黑云共有三个儿子，小儿子黑风，由北洋大学毕业后，接替了父亲在天桥商会总干事的职务。

所以这黑风，正是天桥这块地方的“正经主子”，那几个流氓一看名片，当然抱头鼠窜。

却说这肖老五，听了恩人黑风的话，便带领妻儿往西走。这一路，小肖贵在父亲背上，心里总想着那个帮助他们的大叔。坏人见了他就害怕，真神气！他想到：

“我长大了，也要跟他一样，专治坏人！”

他们一直往西走。这年六月，终于来到隆盛庄。

这隆盛庄好生热闹。虽然不能比津、京大都市，却比张家口差不了多少。此地正在张家口通绥远的要道上，客商往来必经，乾隆年间便是一座大镇。咸丰时，镇上已有了八大行同业公会，民国初年，当然更加繁华。

肖家四口人来到镇西，遇到一家车马客店，肖老五忙上前打问，店内是否需雇短工？说自己合家逃荒而来，有口饭吃就行。

那店掌柜出来，却一眼先看见了肖荣、肖贵两兄弟：

“喝！这两个孩子好精神。他们爹妈真有福气！”

这才抬眼，上下打量肖老五一番，笑道：

“逃荒来的？这不稀奇。我来时也是身无分文，破庙栖身。兄弟你是个精干人，不会受穷。只不知有何手艺？住处吗，店中有的是客房，一时拿不出店钱也不碍事。”

肖老五道：“我只会些庄稼活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他身后那小肖贵却插嘴道：

“不，我爹还会打武！”

这掌柜的听他插言，又笑了：“喝，还能给你爹出主意？你叫什么？……肖贵？你大爷我姓康。好，咱们认识了！”

接着，又对肖老五道：“踢拳卖艺倒真是个好主意——正赶这六月二十四庙会，一定赚大钱。明儿我给你找个朋友，俩人搭伴。兄弟你挣了钱，也就成了我这小店的财神！”

这肖老五从沧州老家出来，一路上受尽旁人白眼。来这里，却见素不相识的康掌柜如此热情接纳，顿感遇了好人。也觉得这隆盛庄地面，不同一般——其实这并不奇怪：因为当时此处乃是“移民之乡”，外来户相见，都是“惺惺惜惺惺”，互相同情。

谈话中，肖老五纳闷：“这六月二十四是什么节？”康掌柜笑笑说：“这个节本庄才过，外乡没有。据说，乾隆年大旱，本庄乡亲求雨心诚，盖起南北两庙，感动上天，在六月二十四这日普降甘霖。从此每年这天就是本庄喜庆日子。方圆几十里都要来赶庙会，比过大年还热闹。”

过了一天，康掌柜果真叫来个朋友。这人叫葛守信，三十来岁。他告诉肖老五，最好俩人対练，这人们爱看。肖老五道：

“只怕咱俩路数不同，不合卯。”

葛守信却说不妨事：“……我只会些花架子，好在‘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’，热闹好看就能挣钱。要不，咱俩

先比划两下试试？”

他俩到院里试了试，这葛守信有些底子，步伐也灵活，配合倒不难。于是当天下午，二人便上街打场子踢拳。好在这里不像天津、北京大地方，倒也无人干涉。

他们先是单练，后来是对打：徒手对齐眉棍，单刀对九节鞭。葛守信身姿好看，肖老五则出手既快又准，刀刀不离葛守信身边，总是呼呼作响，贴身擦过。因耍得十分惊险，看客似被勾住了魂，不时“啊、啊”惊叫，围得水泄不通。连附近店铺的伙计、掌柜，都跑来大声叫好。一时间，有些急着买东西的，竟然找不着卖主——原来卖主都跑去看热闹了。

一场下来，铜板、银角遍地拣。往回走时，葛守信笑道：

“肖大哥你下手真玄！一刀刀砍得我直冒冷汗。要真打，我今天早死过一百二十回了。没你，哪能挣这么多钱：一人三块多现洋，买粮够一家人吃一个月！”

肖老五回到家，妻儿自是欢天喜地。可那小肖贵串通了他哥，俩人闹着明天非跟着爹上街不可。他说：“我会拿大顶、翻筋斗，还能在我爹头上金鸡独立……我哥会耍棍！”

葛守信笑道：“行，就让他们跟着去吧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有个年近五十的老者，正沿街信步而走。忽见有人围着看人踢拳，便也过来瞅一眼——谁知看了这一眼，便走不开了。直到一场练完，仍意犹未尽。

旁边有个认得他的问道：“马教长，您也爱看这些花架子？”

这老者却摇头道：“那个使刀的，却不是花架子！这人武功非同一般。只怕方圆几百里，没几个人是他对手——那两个娃娃别看岁数小，也都是好料子！”

原来这被人称为“马教长”的，正是参加辛亥举义的头领之一马有才。他兄弟马有功，当年与武万义、王虎臣率队南下，不幸在得胜口中了清兵毅军的埋伏，壮烈阵亡。王虎臣被俘后，也惨遭杀害，只有武万义死战突围，率残部到了山西原平。

辛亥革命成功后，马有才不愿从军，与赵有禄等人解甲归田。因他武功非凡，又重义轻利，在隆盛庄上威望颇高，广有门徒。

这时他见肖老五他们已不再练，便缓步离去。心中却想道：“可惜这人这么好的功夫，却怎么流落在此？”

今天来看热闹的更多，人们对小哥俩的功夫十分惊奇。练完了小哥俩帮着拣钱，一数竟合十多块大洋！

回到客店，葛守信叫道：“嫂子，快给这哥儿俩做好吃的！他们今儿可是有功之臣！”

肖荣、肖贵两个，更是欢欣雀跃。

葛守信又对肖老五说：“节前这几天挣钱比平日多，可三天也顶不上庙会那一晚上。不过那天，午前游街、午后赛马，打场子只能在晚上。而且一二百地的卖艺人都来了……”

肖老五道：“卖艺的这么多，那不会争起地盘来？”

葛守信道：“对了。到那天，凡卖艺的都得在天亮前去聚义顺茶馆，听候安排。康掌柜认得庙会主事的，不愁给找个好场子。”

六月二十四这天不到五更，那小肖贵闹着非跟他爹去茶馆不可。没办法：人家这两天是“功臣”。

康掌柜领着他们来到聚义顺，只见茶馆内灯火通明，门

外已站了许多等着划场子的艺人。进了门，只见那主事的、跑腿的，已坐了满屋。等主事的议完几件事，康掌柜便去说明来意，原来是马教长管划场子，这马有才抬头一看：

“哦？那小家伙——他爹是康老板朋友？”

说毕，立即过来跟肖、葛二人见礼，说道：

“这事好办。一会儿要把门外艺人，分成几队，徒弟们两三人带一队去各处分划。我吩咐他们一声便是，二位尽管坐下喝茶等讯，事情他们会办。康老板有事，请自便。”

说完便招呼那二十多个徒弟，让他们领着门外艺人走了。

肖、葛二人坐下喝茶，小肖贵只顾东瞅瞅西看看。因无事可作，葛守信便给肖老五悄悄介绍那边几位主事的：

“除了那庙会会首、福盛粮店的包老板，其余几位都是辛亥年起义的头领……”

他告诉肖老五：这马教长马有才，是个回族。这回他和赵有禄，负责带领徒弟们维持庙会秩序。那个方面大耳、说话诙谐的，叫邓绍禹，外号邓大黑，他出身书香门弟，宣统年间当过巡官，如今却赋闲在家。丰镇起义前，义军在隆盛庄集结，他负责为义军募集捐款、备办粮秣，那时康掌柜就在他手下跑腿……这邓巡官放荡不羁，曾串大戏饰黑头，所以这次请他来当梨园统领，照管今晚南北两庙的大戏。

谈话间，天已渐明。街上传来人声笑语。这时，门外一条大汉放下肩上柴担，走进门，要了一碗冷茶。那柴捆立在门外，足有一人多高。来人宽肩窄腰，头戴破毡帽，腰后别着一柄利斧，像个樵夫。但看他步伐敏捷，目光机警，却又似行伍出身。

包老板望着这人，凑近马教长，小声说道：

“这人莫不是个探子？——镇公所有人说，陈司令陈希义今天要来观礼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那邓、马、赵、诸人已是满脸诧异、愠怒。邓绍禹脱口而出道：

“他来干什么？想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有禄子却看了那“樵夫”一眼，摇摇头说道：“包老板说他是探子？我看不像？这人——倒好像是武警长手下的卢棚头。”

马有才目光一亮：“哦，武万义的手下？那倒是三年前的故人了？”

说话间，那人也不管方才这几个人对他打量，喝完茶，出去挑起柴担、大步离去。

那人刚走，马教长的一位高徒，便回来报信说，各处场子均已划分完毕，康老板朋友要的那块就在涌顺街最北端，今晚那边一定最热闹……肖、葛二人听了，连忙谢过马教长。

正要走时，忽听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声震屋瓦！小肖贵猝不及防，猛吃一惊。偷眼看他爹，见肖老五也是满脸疑惑，却听葛守信说道：

“号炮响了！快走，迟了就回不去了……唉哟，你还带着这小累赘呢！”

肖贵知道这是说的自己，却不知“累赘”是什么东西。但已不容他细想，就被他爹一下举起，让他骑上了脖子，大步往外走。到了街上，见屋檐下已站满了人，笑语喧哗、喜气洋洋。正走时，忽听前面“得得”急响，由远而近，只见一匹黑马上载着个大汉急驰而来，小肖贵问道：“这人的脸怎么又黑又花？”

他“葛大叔”应道：“这是张飞巡街。咱们快走！等关